

吴芝瑛是晚清著名的知识女性：诗文、书法为慈禧太后赏识，从而闻名京师；引导、资助秋瑾东渡日本，后又冒死为秋瑾收尸，成为当时海内外舆论的焦点。吴芝瑛捐产助学案更是搅动安徽的政界、学界及民间，诸多总督、巡抚等要员介入其中，甚至令晚清新政也陷入法律上的尴尬境地，从而轰动一时。

吴芝瑛，桐城人，其父亲吴宝三曾任山东郓城知县，著名文学家、教育家吴汝纶为其叔父。吴宝三与妻吴张氏只育有一子一女，子吴宗保早夭，实际仅有一女吴芝瑛。吴宝三去世后，吴张氏于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立同族吴君昂之子吴超为嗣孙。不幸的是，次年七月吴超殇亡，吴张氏悲痛欲绝于次月病故。作为“独生女”，吴芝瑛回乡处理父母遗产。

吴芝瑛丈夫廉泉，出自无锡名门，曾官至户部郎中，家资颇丰。作为知名的知识女性，吴芝瑛将父亲“所有田产除业经捐入祠堂及周给族中贫苦外”“所余住宅及唐钱庄戴庄田产各项，尽数捐建学堂”。捐产助学之举，吴芝瑛与供职度支部的堂弟、吴汝纶之子吴辟疆商讨，得到了吴辟疆的赞同。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十二月，吴辟疆代吴芝瑛上书两江总督周馥，“恳求俯赐核准，立案代奏，以广劝兴学事”。

周馥为安徽至德（今东至）人，曾与吴汝纶同为李鸿章幕僚，且私交深厚。接到吴辟疆上书后，周馥“披览来牒，深堪嘉尚”，当即批转安徽巡抚恩铭，并叮嘱其“应准予立案，并亟为表彰，风示海内”。

得到了两江总督的肯定与支持，吴芝瑛愿望的实现应指日可待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高甸吴氏族

旧时的江南农村，夏秋季节，在田埂上走夜路都会踢到甲鱼、螃蟹，对于吃这些张牙舞爪又没啥肉的活物，农村人并没有很高的热情，即使偶尔吃，也纯属弥补粮食不足的口腹之欲，或者图个新鲜。

稻秧抽穗的农闲季节，稻田不再需要大量的水，用于灌溉的沟渠逐渐干涸，沟底两边露出一个个大小深浅不一、形状各异的泥洞，里边住着螃蟹、河蚌、黄鳝、癞蛤蟆，还有水蛇、火赤链（一种微毒的蛇）、土灰蛇（剧毒）。有经验的农人会猎人般根据洞口泥土上的痕迹，分辨哪个洞里有螃蟹，甚至是不是大螃蟹，继而开始简单粗暴的一顿操作——用锹挖洞。有的蟹藏得很深，要向活水涌出的泥洞不断

深挖，看到老巢最深处泛着白泡沫作殊死抵抗的大脚螃蟹，用带弯钩的粗铁丝擒拿出来，一手摁住螃蟹背，拿捏合适的部位，小心装进蛇皮袋。半下午时间，一截水渠挖下来，



■ 安庆人物谱

晚清著名的吴芝瑛捐产办学案

章宪法



老街 石晓红 摄

人吴宝玉等，状告吴芝瑛擅捐父亲的遗产。桐城县令审理后认为，吴芝瑛“以出嫁之女擅捐吴业，似不近情”，又鉴于吴宝三之嗣孙已夭折，提出让吴家先解决吴宝三的立嗣问题，然后才能处理遗产。安徽巡抚恩铭认同了桐城县的结论，并明示“不许翻案”，两江总督周馥的批文被束之高阁。

吴芝瑛捐产助学受挫，又于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四月先后电禀两江总督周馥、安徽巡抚恩铭、安徽学务处冯煦等，还多方联络其他安徽籍官员，以期共同对桐城官方施压，支持自己捐产兴办新式学校，但始终未见任何改观。

在吴芝瑛捐产助学官司中，桐

城县令敢与两江总督周馥等对抗，通常被解读为晚清官场的派系斗争，以及桐城地方宗族势力的强大，其实都不客观。美国学者白凯在《中国的妇女与财产》中，系统考察并研究了960—1949年间中国女性财产权利变动，近千年中国家庭财产继承和妇女财产权利的演变，从法律层面厘清了妇女与财产继承的关系，尤其是从妇女史的视角，聚焦女儿、寡妇、妾等不同女性群体，观察有关妇女财产权利和财产继承的法律表达与实践。依白凯书中所论，类似吴芝瑛“女儿”身份的中国女性，早在明代即从律法上失去了对父系遗产的继承权。

其实，吴芝瑛对大清律法并不

陌生，在女性法定遗产继承权问题上，她始终不介入诉讼，而是不断寻求官方高层与皖籍官员的支持，并通过媒体对地方政权施压。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闰四月十八日，《南洋官报》刊发《论桐城知县处置鞠隐学堂事》，公开批评桐城知县，声援吴芝瑛捐产助学义举。桐城官方十分被动，但处理诉讼又必须依据律法，地方官无权作出违背律法的判决。

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吴芝瑛捐产办学案，转机的出现有些偶然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，安徽巡抚恩铭遇刺身亡，由主持学务的冯煦接任巡抚，桐城县令亦已换人，原有的僵局随之打破。在晚清新政的大背景下，继任两江总督端方亦明确支持吴芝瑛。其次，吴芝瑛捐产助学的主张，得到了高甸吴氏族族长吴汝缙的支持。吴汝缙系湖南侯补知县，也是当时开明的文人。吴汝缙一面压制家族内部的反对声音，一面奔走安徽学务处等，要求官方“照廉氏原禀办理”。“廉氏”，即廉泉夫人吴芝瑛。其三，吴君昂同意被立为吴宝三嗣子，并表示支持吴芝瑛的主张，将吴宝三的遗产用于兴办新学，这在律法层面上，解决了吴芝瑛捐产助学的最大难题。以吴宝三字号命名的“鞠隐小学堂”（今枞阳鞠隐中学），最终得以创办。

吴芝瑛捐产办学案的圆满解决，并不意味着中国妇女获得继承权。女儿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享有和儿子一样的继承权，则在二十余年后方得以实现。1929—1930年，史尚宽独立编纂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“民法典”获得颁布，女儿平等继承权终于在法律上层面得以确立。饶有趣味的是，史尚宽与吴芝瑛都是桐城（现枞阳）会官人。

午三点左右，头顶太阳偏西，众人爬上木船擦干身子，七八个人一船，上十条船一溜排开。湖水清澈见底，鱼游虾动的湖面上，成群野鸭从芦苇荡中扑棱棱地飞起，夕阳如碎金一般在湖面泛着光。

“踩螃蟹”终究不是办法，村里人开始挖塘养螃蟹。父亲把靠近湖边的一块三角形承包田做成螃蟹塘。我们兄弟两个都在上学，他实在需要一些“外快”来维持我们的学业。“螃蟹养得好不好，就看一塘草”。螃蟹需要吃一种叫“节节须”的带刺的水草，还要在长到水面的“面条草”及水花生上晒太阳、换壳。父亲从开春就开始忙活，一担一担往池塘挑去刚从长荡湖里拔回来的水草，一棵一棵栽种在池泥上。人家都是给螃蟹吃饲料，但父亲坚持喂活物，夏天撑了木船去湖里“塘”螺蛳，一船一船运回来，倒进水里，螃蟹在水草上抱着一个螺蛳，熟练地用两个钳子掏出壳肉，大快朵颐。没有螺蛳，父亲就去湖里摸河蚌回来，破了壳，用蚌肉喂螃蟹。父亲身子微胖，每次踩到湖底河蚌，都要扎猛子下去抠上来，大河蚌埋得深，要反复憋气，潜入水中，才能抠上来。

父亲对他自己养的螃蟹很自信，坚称整个长荡湖没有比他养的更大更好吃的螃蟹。很多年过去，我也越来越坚信：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的螃蟹了。

■ 流年碎影

踩螃蟹

陈云东

能装十几个大家伙。末了，当然要把沟渠挖洞回土、填埋结实，免得被人家骂。回家重油红烧，或者做面拖蟹，如同牛吃蟹，主要吃蟹黄，嚼个味道。那时候的蟹黄，真正跟端午咸鸭蛋黄一样，赤红、板结，流着油。

有城里贩子开始到湖边农村收螃蟹，收购价格很诱人，四五两的螃蟹，只要不缺胳膊少腿，不管公母，十块钱一只！我上初中住校，一个星期的生活费才七块钱。

全村百十号男女老少，在白日当头、气温升高的午后，下饺子似地跳到湖水里，用两脚“摸索”水草里的螃蟹。霜降前后的时节，湖面水位降了下去，我们小孩子双脚勉强够踩到水底，下巴露出水面，牙齿格格打颤。湖里的螃蟹真多，忽然间脚掌踩到个活物，赶忙用脚趾尖磨蹭背甲边缘，确定是个螃蟹，水性好的直接扎进水里，单手将螃蟹捞出水面，高举着挣扎的活物，引得周围一片羡慕。小孩子或者水性不好的妇女踩到螃蟹，赶紧

呼叫家里的男人，男人一个猛子扎下去，捉住了，一家欢喜，要是没抓住，跑掉，旁人戏谑笑话，婆娘会懊丧地把男人数落个狗血淋头。

湖边人吹湖风，说胡话，几个平日里爱说“死话”的孤老光棍说些并不高明但足以逗人开心的段子。夕生从小因过量吃药听力不好，一只斜眼动不动就眨个不停，家里人怕他被人家欺负，看得紧，夏天不让去玩水，他成了村里少见的不识水性的男人，但会撑船，一根竹篙能把木船撑得笔直、飞快。那日众人都在水里冷得龇牙咧嘴踩螃蟹，突然天上飞过一架直升飞机，引发一阵恐慌、惊叹、猜测，不知谁笃定地说了一句：“是来我们长荡湖找石油的。”众人皆信服，歇篙船头的夕生也来了兴致，不假思索地表示赞同，大家笑他聋子瞎起哄，他立起身，挥着竹篙，斜着眼说：“我早就怀疑湖里有石油，不信你们看，我一篙子戳下去，油花直往上泛呢！”

已是深秋，人冻得受不住，下